



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斡旋任务的报告

一. 引言

1.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2506(2020)号决议中请我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提交一份报告,介绍我的斡旋工作,特别是介绍为启动有意义、注重成果的谈判以最终达成解决方案而商定共识起点方面的进展情况。安理会还在同一决议中敦促双方和所有相关方再次拿出政治意愿和承诺,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解决方案。安理会鼓励两族领导人向我的斡旋团提供书面最新情况通报,说明他们为支持第 2506(2020)号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支持第 5 和第 6 段而采取的行动的进展情况,以期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并请我将这些最新情况的内容列入我的报告。两位领导人提交的最新情况通报附于本报告之后。

2. 本报告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期间的事态发展为重点,介绍了我的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伊丽莎白·什佩哈尔领导的斡旋团所开展的最新活动。报告还介绍了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代表我进行磋商的最新情况。

二. 背景和环境

3. 我在上一份关于斡旋任务的报告(S/2019/883)中表示,我对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抱有希望。我欢迎双方、担保国和其他有关各方与卢特女士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强调和平前景最终掌握在双方手中。我敦促各方有效利用即将到来的这段时期,并利用磋商为重新明确致力于实现和平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在这方面,我再次呼吁各方建设性地考虑我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提出的六点框架。

4. 我在上一份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报告(S/2020/23)中提到,我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柏林与希族塞人领导人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和土族塞人领导人穆斯塔法·阿金基举行过非正式联席会议。这是自 2017 年 7 月在克朗-蒙大拿举行的塞浦路斯问题会议闭幕以来我首次与两位



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借以评估近两年半来各方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

5. 柏林会议之后，双方在 2019 年成功落实关键建立信任措施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转向两族技术委员会，并更加关注这些委员会如何帮助增进双方信任和沟通、改善塞浦路斯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两位领导人在柏林与我举行联席会议之后，在委员会的框架内举行了三次会议，每次都有我的副特别顾问在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他们还多次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

6.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联合露面和落实的建立信任措施得到了公众的普遍好评，并与 2017 年塞浦路斯问题会议闭幕以来和平进程气氛的恶化形成了对比。2019 年 12 月 16 日，两位领导人出席了 2019/20 学年班主任会议。他们通过联合露面，发出了支持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和名为“设想”的自愿和平教育方案的信息。2010 年 2 月 3 日，两位领导人共同主持了一次卫生技术委员会会议，讨论针对正在暴发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采取的预防措施，因为双方从 1 月下旬就已开始采取初步步骤。委员会向两位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都已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采取了包括筛查在内的所有必要预防措施。委员会成员还商定要保持密切联系，以便交流信息，并在需要时提供援助。在卫生技术委员会会议之后，两位领导人出席了文化问题技术委员会举办的艺术展启动仪式，该艺术展由我的副特别顾问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共同组织和资助。

7. 正如我在按照第 2506(2020)号决议要求提交的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S/2020/682)中更为详细陈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以与 COVID-19 有关的公共卫生关切为由，于 2 月 29 日关闭了四个连接南北的过境点，由此引发不同团体示威反对关闭，同时则有一些团体主张继续关闭。几周后，随着 3 月 9 日岛上出现首例 COVID-19 病例，北方当局还关闭了另外两个过境点。3 月下旬，双方在剩余的开放过境点实行强制检疫，有效限制了两族之间的流动。COVID-19 在塞浦路斯出现还导致相关方面在 3 月 19 日宣布，原定于 4 月 24 日举行的土族塞人领导人选举将推迟 6 个月至 10 月 11 日举行，并可能在 10 月 18 日举行第二轮选举。推迟选举延长了选举周期，也延长了相关的选前政治活动期。这也影响到可能恢复的对话和为举行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而采取的步骤，因为按照相关各方的理解，不应在选举前举行这样的会议。4 月 12 日，即联塞部队宣布其第一起 COVID-19 病例后的次日，土族塞人当局对来自联合国、多边组织和更广泛外交界的人员通过过境点去往北方施加了限制。

8. 岛内在 COVID-19 疫情暴发后迅速采取了措施。虽然双方各自单独对疫情作出反应，没有进行协调，但两位塞浦路斯领导人进行了几次电话通话，表示支持对方应对疫情的努力，并商定要开展互动，以便提供援助，满足全岛民众的人道主义和医疗需求。两族卫生技术委员会成员也保持日常联系，交流信息并在必要时提供援助，努力保持不断对话与合作，以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带来的挑战。双方当局都采取了经济措施，努力消除两族各自经济几乎完全停顿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9. 尽管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2506(2020)号决议中呼吁缓解东地中海紧张局势，但围绕碳氢化合物勘探和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问题，区域局势仍然紧张。岛内双方在 2019 年分别提出了解决碳氢化合物问题的提案，但这些提案没有得到落实，因此重大分歧依然存在。正如我在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中更为详细陈述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岛内和岛周边各种因素造成的其他压力也持续存在，例如非正常移民和瓦罗沙问题。

10. 3 月 23 日，我呼吁立即实现全球停火，以便集中所有努力应对疫情和拯救生命，我的副特别顾问在 3 月 27 日给两位领导人的亲笔信中呼应了这一呼吁。3 月 28 日和 5 月 4 日，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领导人分别以书面形式积极响应了我的呼吁，强调要开展合作与协作，并提及卫生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我在 5 月 11 日给两位领导人的答复中指出，合作、对话和协调举措对于帮助应对疫情在全岛造成的后果至关重要；我敦促两位领导人充分赋予各技术委员会权能，使之成为采取更广泛措施应对疫情作出贡献。在我发出呼吁之后，双方承诺加强对各技术委员会的关注，我的斡旋团则与它们探讨了想法和倡议。自岛内暴发 COVID-19 疫情以来，我的副特别顾问、斡旋团和联塞部队一直积极与岛内双方各行为体接触，推动信息交流和援助，并联络其他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以努力减轻疫情的破坏性影响。

11. 岛内双方针对 COVID-19 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导致病例数量相对较少，两族因此从 5 月初开始逐步放松限制。5 月中旬，由于出现了一波反常的热浪，该岛南北两侧都发生了火灾。应阿金基先生向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提出的请求，双方合作扑灭了北方的一场特别大的野火，期间希族塞人社区向土族塞人社区提供的援助值得称道。在此之后，两位领导人于 5 月 21 日进行了交谈，商定启动重新开放过境点计划第一阶段，从 6 月 8 日起允许特定类别的人过境。但是，北方当局推迟执行协议，可能会推迟到 6 月 22 日。同样根据两位领导人 5 月 21 日达成的协议，卫生技术委员会于 6 月 1 日举行会议，讨论了两族各自的流行病学情况，之后向两位领导人通报了交流情况，重点介绍了流行病学数据、治疗和检测。

12. 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政党代表继续在斯洛伐克大使馆主持下举行会议。2020 年 1 月 29 日，该大使馆举办两族活动，介绍了以我的斡旋团名义所作最新民意调查的结果，之后各政党在 2020 年 2 月 26 日举行会议，详细讨论了这些结果。这项民意调查调查了全岛在塞浦路斯问题可能得到和没得到解决的不同情况下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安全预期。与会各政党成员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评论意见，并进行了讨论。尽管面对面会议在 3 月陷入中断，但各政党在 COVID-19 疫情暴发期间仍在继续对话，并于 4 月 24 日发表声明，向卫生工作者表示敬意。双方本着两族精神，在声明中呼吁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搁置各自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意见分歧，专心关注自己的身心能力，以消除公共卫生方面的危险”，并化解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他们还指出塞浦路斯人需要彰显团结，对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协调表示赞赏和支持，并对两族卫生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肯定。

13. 塞浦路斯宗教领袖继续在瑞典大使馆的主持下，支持在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宗教轨道框架内建设和平及实现和解。双方宗教领袖自 2011 年开始定期会面以来，

首次因与 COVID-19 有关的限制而没有亲身会面。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团结，继续在网上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而为神职人员和宗教机构工作人员开设的土耳其语和希腊语课程也在网上继续进行。宗教领袖们在 5 月 6 日发表联合公报，指出在这个时候必须彰显“真正的声援、共情和团结”，同时祈祷“塞浦路斯人治愈记忆中过去的痛苦，团结一致地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6 月 1 日，我的副特别顾问通过视频会议会见了塞浦路斯宗教领袖，讨论了当前的事态发展以及开展活动促进塞浦路斯和平文化的重要性。当天晚些时候，宗教领袖们针对利马索尔发生的一起事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破坏清真寺的行为”，并指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宗教界的不尊重，而且是对所有共同努力促进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人的不尊重”。

三. 进程现状：磋商

14. 关于代表我进行的磋商，卢特女士继续与塞浦路斯问题会议各方接触，这是她为推动商定工作范围并以此作为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共识起点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她在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期间对塞浦路斯进行了第七次访问，并在 16 日与两位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议。之后，她推动筹备了我于 11 月 25 日在柏林与两位领导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卢特女士还定期与担保国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进行接触，并定期与塞浦路斯问题会议观察员欧洲联盟进行接触。

15. 在柏林讨论中，两位领导人对我的参与表示欢迎，并重申他们承诺并决心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第 716(1991)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在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他们还一致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全面和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对两族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现状不可持续。此外，希族塞人领导人和土族塞人领导人重申他们对 2014 年 2 月 11 日《联合声明》、此前形成的共同点和我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提出的六点框架所作承诺，以期达成战略协议，为全面解决问题铺平道路。

16. 两位领导人当着我的面声明了他们之前就谈判的多个关键方面达成的一些协议和谅解。鉴于这些讨论，我同意作出努力，争取尽快推动商定工作范围，并以此作为分阶段、有意义和注重结果的谈判的共识起点。在这方面，我承诺与土族塞人领导人和希族塞人领导人以及担保国一起探讨在适当阶段举行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

四. 进程现状：我的斡旋团的活动

17. 我的副特别顾问和斡旋团定期与两位领导人及其代表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就当前局势和前进方向进行接触。在 COVID-19 疫情暴发之前，斡旋团制定了应急计划，并在此后颁布了保护其工作人员和对口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措施，限制与利益攸关方和对话者的面对面接触，同时继续开展任务执行工作。虽然因 COVID-19 导致的行动限制而无法进行面对面外联活动，但斡旋团通过在线平台，

继续与民间社会行为体、妇女、青年和工商界接触，并持续监测岛内和该区域的政治动态。尽管暴发了疫情，但我的斡旋团继续就恢复和平谈判的可能途径和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报告和分析。

18. 两位领导人为建立信任和改善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而成立的 12 个两族技术委员会继续在我的斡旋团的主持下运作，而斡旋团则在联塞部队的支持下，继续协调和推动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以确保双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斡旋团通过与各技术委员会双方协调员的定期会议，注意到双方越来越重视这些机构的振兴。然而，由于岛内暴发 COVID-19 疫情，加上相应采取了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限制性措施，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了负面影响。多个正在进行的项目以及面对面的会议和活动要么被无限期暂停，要么被推迟。尽管如此，仍有超过一半的技术委员会，包括涉及卫生、文化遗产、教育、环境、文化和性别平等的技术委员会，通过在线会议保持运作，发表声明和起草预期项目提案。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各技术委员会大多举行了一次或两次会议，只有一个委员会——过境点技术委员会——一次会议都没有举行。

19. 安全理事会一再呼吁两位领导人赋予各技术委员会权能，包括最近在其第 2506(2020)号决议中发出呼吁，两位领导人本人也重申他们致力于加强各委员会的工作，据此，我的斡旋团最终在 2019 年 12 月完成了对这些委员会过去 12 年来活动和工作方式的盘点。这次盘点活动评估了各委员会在实现其成立初衷方面的成效，确定了其长处和短处，并就改进、加强和精简其工作提出了建议。总体而言，盘点活动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存在各种挑战和障碍，但各委员会一直富有成效，仍然是落实建立信任措施，以改善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鼓励和推动两族加强互动的最佳工具。

20. 这次盘点活动建议双方和联合国采取一些步骤，协助各委员会更有效地为所有塞浦路斯人带来真正和可持续的惠益。两名塞浦路斯协调员总体上积极评价了相关主要结论和建议概要，并表示愿意考虑通过各种方式落实这些建议。我的斡旋团和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进行了初步讨论；然而，由于暴发 COVID-19 疫情，这些工作都已放缓。我的斡旋团欢迎双方准备继续进行这些讨论，并确定双方都能同意的下一步行动以加强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打算在今后几个月采取后续行动。相关方面已开始执行盘点活动提出的一些建议，包括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调解支助股合作，对各技术委员会的所有联合国调解人进行培训。

21. 卫生技术委员会共举行了七次面对面会议或在线会议，并保持例行沟通。从 2 月开始，委员会集中就 COVID-19 进行了讨论，并就双方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交流了信息。2 月 3 日，委员会向土族塞人领导人和希族塞人领导人作了通报，两位领导人都对所听到的情况表示满意。在行动和集体集会限制实行之后，委员会开始在网上开会，而成员个人则保持日常沟通，以便根据需要交流信息并安排对个人的人道主义援助。6 月 1 日和 17 日，委员会举行会议，就两族各自的流行病学情况以及抗疫中采用的不同科学方法交流了信息。双方还讨论了下一步取消限制的问题，并确认将向各自领导人通报情况和提供科学建议。

22. 在两位领导人沟通之后，有关方面通过卫生技术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对话，为抗疫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包括希族塞人方面向土族塞人方面提供药品和个人防护装备。正如我在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中进一步陈述的，联塞部队也继续开展重要工作，为双方提供这方面的援助，在两族之间过境点关闭和其他行动限制落地之后推动关键人道主义物品，包括医疗用品的运送。

23. 2020年2月3日，文化问题技术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展览，展出双方在2019年9月交流的艺术品和音像制品。这次展览是在两位领导人于2019年2月26日就艺术品交流达成协议之后举办的。根据该协议，土族塞人方面归还了自1974年以来一直由其保管的希族塞人艺术家画作，而希族塞人方面分享了塞浦路斯广播公司关于土族塞人社区1963年之前相关文化活动的档案资料。这次展览展出了一批精选画作和视听资料。展后发行了所有画作和音像记录的详细目录，该目录被翻译成希腊语、土耳其语和英语，并有电子版供公众取用。在岛上实行行动限制之后，文化问题技术委员会在网上开会，继续进行讨论。委员会已从欧洲联盟资助的技术委员会支助机制获得资助，用以赞助一场诗歌比赛，两族各选出五名诗人参赛，面对摄像机朗诵自己在COVID-19危机期间创作的诗歌。

24. 经济和商业事务技术委员会继续讨论2020年初概述的优先事项，包括几项建立信任措施，以加强两族之间的贸易和商业联系。尽管成员之间有良好的工作关系，但岛内政治动态继续对我在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一再呼吁的旨在促进加强经济联系和增加岛内贸易的倡议构成挑战。COVID-19疫情暴发后在全岛实行的行动限制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两族当前都面临疫情造成的严重经济影响之际，这些限制对深化合作构成了严重障碍。

25. 各学校对参与名为“设想”的自愿和平教育方案的兴趣日渐浓厚，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并前几年所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执行并加强该方案。这方面的活动包括在学校开展自愿的单族和两族和平教育，对参与和平教育的教师进行培训，编写促进建设和平及文化间对话的教材。由于与COVID-19有关的限制，“设想”方案的面对面活动已经中止到下一学年。不过，委员会仍在继续编制和平教育培训材料并开展其他项目，包括在5月28日成功试点举办教师网络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各级教育机构的34名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教师参会。委员会在6月3日发布新闻稿，宣布2019/20学年的“设想”方案圆满完成，同时指出全年共有来自全岛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学校的1285名学生和162名教师参与该方案。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利用在线平台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COVID-19给两族带来的性别平等方面影响的相关问题，并探讨委员会应如何落实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包括第2506(2020)号决议的要求，制定支持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与和平谈判的行动计划。虽然岛内暴发COVID-19疫情导致关于行动计划的初步讨论放缓，但委员会推动提高了对两族采取防止病毒传播的限制性措施之后的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委员会还强调需要确保妇女和女童有效参与应对疫情的努力，并采取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措施。

27. 2020年5月6日，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 COVID-19 疫情暴发期间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激增。委员会援引来自民间社会的数据，注意到3月中旬至4月22日期间，希族塞人社区的家庭暴力事件增加了58%，土族塞人社区接到的求助热线电话增加了10%。委员会最后表示，“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疫情和为抗疫而采取的措施对性别平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付诸行动消除这一影响”。委员会的多名成员参加了非正式磋商。正如下文进一步详细陈述的，这些磋商是我的斡旋团与世界银行合作对解决方案进行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一部分。成员们还出席了由我的斡旋团主持的评估结果发布会。

28. 广播技术委员会继续建设性地开展工作，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力求解决与无线电频率有关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干扰问题。尽管2020年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没有举行过面对面会议，但成员们持续保持沟通与合作，因而得以在实际出现一些问题时解决这些问题。

29. 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正在开展30多个项目，旨在加固或保护全岛的文化古迹，如教堂、清真寺、喷泉和墓地。委员会正在努力修复尼科西亚城墙，并加固缓冲区内的两座教堂。由于当局为遏制 COVID-19 传播而采取限制性措施，导致无法进入这些古迹和工地，因此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在线会议，就几个项目的文件和招标事宜开展工作。委员会最近发起了青年遗产大使倡议，吸引年轻人参加委员会活动，并确保他们参与在线方案。5月11日，委员会共同主席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基于限制业已解除的情况，执行必要的安全措施，监督全岛10个文化遗产地安全复工。根据该联合声明，在采取了开发署制定并批准的强化卫生和安全措施后，圣乔治教堂和圣詹姆斯教堂的工程随即复工。

30. 2019年11月，为纪念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危机管理技术委员会与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和“设想”方案合作，为皮拉的学生安排了“做好抗灾准备学校”项目，以提高学生们对危机防备的认识，特别关注地震和火灾。委员会继续讨论预防和应对洪水、火灾和其他人为或自然灾害等问题。

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道主义事务技术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最近一次是在5月18日，当时委员会举行线上虚拟会议，讨论它在根据个案情况，协助回应社区提出的人道主义有关请求(包括获得医疗服务的请求)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3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环境技术委员会一直定期举行会议，在 COVID-19 疫情导致出行受限后举行线上虚拟会议。2019年12月，委员会聘请了两名技术专家(一名希族塞人和一名土族塞人)，资源来自欧洲联盟资助的支助机制。委员会计划对该岛南北两侧具有重要环境意义的地点进行12次联合实地访问，聚焦6个专题环境问题，并在之后编写政策报告。委员会正在创建一个网站，以提高公众对其工作的认识，并汇聚双方主要的环境专家。最后，委员会在6月5日参加了联塞部队为联合国工作人员举办的庆祝世界环境日的线上虚拟活动，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和岛上的生物多样性状况。

33. 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于2020年2月初举行会议，讨论与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就两族防止虐待儿童和性别暴力问题举办联合研讨会。由于对

COVID-19 疫情的担忧与日俱增，研讨会的组织工作被迫推迟。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还与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合作制定了一项关于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普遍性、相关性和预防工作的项目提案，将通过欧洲联盟资助的支助机制予以支持和实施。两位共同主席都再次表示致力于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工作，并商定在 COVID-19 危机得到攻克前或考虑举行线上虚拟会议。委员会成立的协调机制——联合通信室——继续开展联络工作和信息交流。然而，在过境点关闭和实行限制之后，只就便利人道主义活动进行了非正式接触。

34. 欧洲联盟资助的机制继续收到支持各技术委员会的项目提案。该机制是在一年多前与开发署合作设立的，目的是协助两族机构建设能力，提高其工作的影响力和能见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的斡旋团与开发署、欧洲联盟委员会以及各委员会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协调员一道，审查了三项提案并批准了其中两项，同时要求了解关于第三项提案的更多细节。该机制在运作的第一年向七个项目支付了资金，现在仍是支持两族委员会的有用工具。

35. 鉴于民间社会行为体与最终解决方案能否达成和能否持续十分相关，我的斡旋团继续与各种民间社会行为体保持广泛联系并积极建立关系网，支持和鼓励他们动员、宣传和参与岛内更广泛的建设和平活动。斡旋团与联塞部队密切合作，通过促进和支持岛内双方感兴趣、志同道合的团体和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努力创造乘数效应。作为这些活动的延伸，在塞浦路斯暴发 COVID-19 疫情后，斡旋团协调并参与了国际社会行为体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包括开发署、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就岛内局势及斡旋团自身工作和外联进行的沟通。斡旋团还继续定期向学者和学生介绍自己在塞浦路斯的工作。

36. 自 2017 年塞浦路斯问题会议闭幕以来，斡旋团已与 5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或社会运动进行了接触，涉及广泛的主题领域(性别平等、公民空间、学术界、智库、商业和创业)。虽然它努力与尽可能多的个人和团体保持定期接触，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疫情有关的限制，包括过境点的限制，使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外联工作和参与度受限。

37. 安全理事会第 2453(2019)号决议要求，对塞浦路斯解决方案进行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该评估已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完成，并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发布。评估证实拖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增加了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并概述了适当的支持性政策，以消除限制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现有性别障碍。评估指出，统一将使两族收入增加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快，并带来更多机会。如果配合执行支持性政策，全岛男女可以更平等地分享这些机会。

38. 我的斡旋团和世界银行制定了一项战略，用以广泛传播上述评估所载考虑到性别差异的政策建议。其他步骤将包括继续监测 COVID-19 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确定是否需要根据 COVID-19 疫情之后的现实调整这些建议，因为在疫情之后，先前业已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固化，政治代表性、经济参与和性别工资差距等方面可能会出现影响极度不对称的情况。

39. 在塞浦路斯暴发 COVID-19 疫情之前的几周,有关方面发布了两份重要报告,即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塞浦路斯中心 2 月 5 日发布的报告《交付塞浦路斯和平红利》和上文提到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并就现状在经济方面的限制以及两族通过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可获得的切实财政和其他收益进行了几次讨论。虽然塞浦路斯的经济学家们表示,由于疫情不可避免地对全岛经济造成影响,关于解决方案影响的研究可能需要重新进行量化,但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大量工作清楚表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将继续带来可观的经济机会,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机会。

40. 6 月 8 日,塞浦路斯工商会和土族塞人商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它们于 6 月 2 日举行了远程会议,并回顾需要“加强岛内经济合作,增加两族间的贸易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两族的全部经济潜力”。它们表示支持重新开放过境点,因为这可以“帮助改善两族的经济状况”,同时促进“塞浦路斯人民相互开展急需的接触”,但它们也指出,“需要采取并严格遵守必要的预防措施”。

五. 意见

41. 克朗-蒙大拿密集谈判结束至今已有三年了,恢复谈判变得更具挑战性。正如我在柏林会议后指出的,我将继续努力推动商定工作范围,以此作为尽早启动分阶段、有意义和注重结果的谈判的共识起点。在这方面,我承诺与土族塞人领导人和希族塞人领导人以及担保国探讨在适当阶段召开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我想着重指出,这一次必须有所不同。

42. 尽管我继续对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抱有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COVID-19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岛内及其周边本已复杂的局势更形复杂。缓冲区内和缓冲区沿线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岛内和该区域的非正常移民和难民流动令人关切,与瓦罗沙可能开放、碳氢化合物勘探和海洋划界有关的摩擦不断,就海洋划界而言甚至越来越多,致使塞浦路斯问题相关各方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我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关于瓦罗沙问题,我重申联合国的立场保持不变。联合国继续以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为指导,随时可以协助执行任何符合这些决议的措施。我也继续强调指出,塞浦路斯境内和周边自然资源丰富,应以此为强大动力,毫不拖延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我敦促有相关各方恢复对话,探讨开展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并呼吁他们认真作出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43. 塞浦路斯问题具有重要的区域方面意义,除此之外的许多方面仍掌握在塞浦路斯人自己手中。必须加倍努力,重新推动塞浦路斯人参与其事,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消除社会上的怀疑和躲避情绪。尽管双方普遍存在躲避和怀疑情绪,但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民意调查中,当具体问到关于和解和恢复对话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显示,两族继续认为加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可以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在最近以我的斡旋团名义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来自两族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或很重要。虽然两族都认为对方不如己方那么重视解决方案,但都对解决方案抱有比对现状更高的预期。然而,由于该

民意调查是在 COVID-19 疫情暴发之前进行的，疫情造成的持续隔离和过境点通行限制以及更广泛后果是否会影响这些看法，仍有待观察。考虑到持续不断的挑战，我呼吁在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和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各行为体为两族团结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岛内双方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必须应对和谴责旨在挑衅对方或煽动仇恨的行为。

44. 我欢迎各技术委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明显表现出振兴迹象和更多参与，这延续了我先前报告的 2019 年以来的趋势(见 S/2019/37, 第 23 段; 和 S/2019/883, 第 18、37 和 38 段)。例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12 个技术委员会中有 11 个至少举行过一次会议，许多成员还在委员会各次会议之间的时期保持直接沟通，并推进落实了多项具体倡议和活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数个技术委员会，包括涉及文化、性别平等、文化遗产、卫生和教育的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些声明数量很多，涉及范围也很广。两位领导人与两族技术委员会直接接触并出席其活动，令人欣慰地重申了对各委员会重要工作的政治支持，这也是安全理事会所呼吁的，最近一次是在其第 2506(2020)号决议中发出呼吁。由于两位领导人过去三年来只是偶尔联合露面，因此联合露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岛内和周边的政治气候整体变冷。虽然有了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应当指出，一些委员会还未能充分发挥潜力。在这方面，我敦促两位领导人落实与双方分享的评估活动所提建议。

45. 此外，我必须再次申明，尽管两族之间的建立信任措施和其他形式合作极为重要，我也继续对此大加鼓励，以便改善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为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但此类举措，包括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不能取代为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进行的全面、可行谈判进程。我呼应安全理事会的呼吁，也呼吁双方和所有相关参与方再次拿出政治意愿和承诺，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解决方案。我期待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对话得到恢复，并敦促各方尽快找到办法寻求全面解决方案。

46. 我欣慰地注意到，鉴于岛内流行病学情况令人鼓舞，病例总数迄今仍在欧洲最低之列，公共卫生状况也在继续改善，岛内正在解除限制性措施。两族普遍对疫情应对决策和整体公共卫生对策持积极态度，我赞扬双方的努力和勤奋。

47. 然而，尽管相关方面作出了这些努力，但还是错过了落实更切实的两族呼吁和举措的机会。考虑到我关于全球停火和在当前困难时期团结一致、相互声援的呼吁，我敦促两族进一步开展互利协调与合作，包括向两族技术委员会，例如专注卫生、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等方面问题的委员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技术支持。

48. 随着该岛包括其入境口岸的限制性措施得到解除，允许人员在岛内自由行动和入境旅行至关重要。我鼓励两族领导人在卫生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借助双方相关当局给予的合作，共同作出努力，就完全开放所有过境点制定全面计划。

49. COVID-19 疫情对该岛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影响。虽然消除这些影响要面临诸多挑战，但危机后复原也将提供机会，可借以弥合某些长期存在的差距，并带来积极的变化。我鼓励两位领导人在其持续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各技术委员会等途

径，以推进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共同探讨应如何进行调整和创新，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绿色经济，促进更好、更包容的社会和公共服务，并引入经济消费、生产与合作的新模式。

50. 对解决方案进行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结果表明，推进性别平等刻不容缓，不应也不能裹足不前。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样才能增强未来在塞浦路斯达成的解决协议的影响力和包容性，使所有人从中受益。这项工作令我深受鼓舞，我呼吁两族领导人考虑评估的结果和建议，采取支持性政策，以消除现有的性别障碍，并确保全岛男女双方能更平等从未来的和平协议中受益。我重申，我的斡旋团随时准备就这一重要倡议与双方继续合作，进一步利用妇女在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努力促进性别关系变革成果，为男女双方平等提供更多机会。

51.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断发现，妇女参与和平与安全努力可以加强和平协议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更好地反映男子、妇女和儿童的需要和考量。值此 2020 年纪念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之际，我敦促两族领导人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呼吁，授权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紧急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支持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谈判。这将有助于确保未来统一的塞浦路斯更可持续、更安全、更平等，能为所有人提供更多机会。

52. 我要再次感谢继续为联塞部队、斡旋团、开发署和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支持的合作伙伴。我也要特别提到与欧洲联盟，包括与其委员会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谈判框架内的长期合作。在和平进程的过去阶段，这种合作，无论是欧洲联盟的高级别参与，还是它对各种建立信任措施的支持，都得到了高度赞赏；我相信合作会继续下去。我还要肯定世界银行作出的贡献，这既包括它以前为支持双方在斡旋下进行谈判所作的贡献，也包括它最近为开展和启动对解决方案进行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所作的贡献。该评估活动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我的斡旋团一起进行的，意义重大，我希望它能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建设性努力支持塞浦路斯和平进程铺平道路。

53. 最后，我谨感谢我的副特别顾问和在我的斡旋团任职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矢志不渝地履行职责。我也感谢卢特女士代表我主持磋商。

附件一

希族塞人领导人根据和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506 号决议向秘书长斡旋团提供的书面最新情况通报

本文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506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鼓励“两族领导人向秘书长斡旋团提供书面最新情况通报，说明他们自本决议通过以来为支持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为支持第 5 和第 6 段而采取的行动的最近情况，以期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本最新情况通报包括与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任务框架内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有关的所有事态发展，无论是国家间还是族群间的。对族群的提及不妨碍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对联塞部队的提及不妨碍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联塞部队的东道国。

一. 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达成解决方案，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演变为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仍然是希族塞人方面的绝对优先事项。我深知，延续事实上的分裂及其造成的既成事实将巩固现状，破坏统一的前景。对我们来说，除了和平别无选择。

秘书长最近呼吁全球停火，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减少冲突，但土耳其对此置之不理，系统性地努力升级塞浦路斯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致力于尽最大努力，巩固两族领导人与联合国秘书长去年 11 月在柏林举行的联合会议的成果。我们在会上确认，我们决心基于就应当据以指导谈判的工作范围的三个基本要素达成的谅解，尽快恢复谈判进程。

因此，我们在多个场合并在与秘书长特使的沟通中确认，我们随时准备支持秘书长为此所作的努力。我们尤其感到鼓舞的是，他表示致力于探索在适当阶段召开一次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可以为召开新的塞浦路斯问题会议铺平道路，使谈判进程得以从在克隆-蒙大拿中断的地方恢复，将所有要素作为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进行谈判。

目前，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保持恢复谈判的前景。尽管土耳其方面持续作出并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且 COVID-19 危机使沟通变得困难，我们仍与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保持沟通，主动通过各技术委员会等途径开展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一直通过多种方式为土族塞人社区提供便利，包括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允许土族塞人患者过境进入政府控制区，并促成遣返土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立即过境返回其位于被占领地区的住所的请求得到批准。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还向土族塞人社区提供药品和医疗用品，同时为土族塞人患者前往政府控制区就医提供便利，并将继续积极回应土族塞人社区的需求和请求。此外，对于提供空中手段来扑灭被占领地区发生的火灾的请求，政府也立即作出了回应。

与此同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在追求为重启谈判创造合适条件时，我们应兼具紧迫感和务实精神。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鉴于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按照内部程序将于 2020 年 10 月选出，现阶段无法取得进展。然而，还应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社区中企图破坏统一前景的势力一直以土族塞人社区的上述程序为借口，为他们不愿积极参与和平进程的态度和继续奉行挑衅政策的行为开脱。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在 6 月初表示，期望在 10 月之前取得任何进展是不切实际的（“在土族塞人重获授权之前，不得在和平谈判中采取任何行动”）；这将使我们在柏林会议后浪费一年的时间。然而，最令人关切的是，在此期间有通过挑衅行为升级紧张局势的趋势，这些行为只会毒化政治环境，制造新的不可接受的既成事实，并破坏和平进程的前景。

在这方面，土耳其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主要包括诉诸军事威胁、在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钻探活动、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威胁要侵犯被围封的法马古斯塔市，并着手与利比亚签署关于地中海海洋管辖区划界的非法谅解备忘录。

这些行为受到国际社会和欧洲联盟的最强烈谴责，因为它们违背了睦邻关系原则和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侵犯了第三国的主权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要恢复和平进程并使之具有现实的成功前景，就必须本着与前几轮谈判，包括两次塞浦路斯问题会议相同的精神，基于与之相同的条件，创造有利于开展建设性和有诚意谈判的环境。

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其塞浦路斯问题斡旋任务，并呼吁安全理事会作为肩负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国际机构以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的守护者采取果断立场，促使土耳其一方面停止其非法活动，避免实施任何挑衅行为，另一方面停止从两族层面干预谈判进程的错误政策，集中精力争取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

我们一再声明，我们愿意并决心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切实希望，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最终能像我们一样，以实际行动展示恢复谈判进程的真正决心。

二. 阻碍恢复和平进程的因素。

出于如实介绍当前局势和最新事态发展的唯一目的，我有义务列出一些因素和活动，因为它们有损为改善塞浦路斯政治气氛所作的努力，也有损当前为恢复谈判、争取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持续努力。

(a) 尽管出现疫情，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们仍然一直明显地看到土耳其占领军加大力度，改变军事现状，并逐步扩大军事控制范围，使之进一步向南延伸到土耳其占领军停火线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国民警卫队停火线之间的缓冲区以及更远的地方。在土耳其占领军实施侵犯的同时，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及其周边地区的挑衅和进犯行为也在增加，包括提升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包括但不限于位于被占领村庄 Bogazi 和 Lefkoniko 的非法军事基地)的军事能力。

无可辩驳的是，自 2018 年 4 月以来在缓冲区各地观察到的侵犯行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仍旧持续发生并进一步固化，而与此同时，经证实还出现了新的严重侵犯行为。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斯特罗维利亚飞地出现侵犯行为，以典型的方式体现了土耳其的政策，即公然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停止持续破坏 2000 年所定军事现状的行为的一再呼吁。更为恶劣的是，不仅这些侵犯行为持续不断，而且还增添了其他侵犯行为，包括旨在破坏联塞部队任务执行能力的行为。

(b) 关于瓦罗沙，占领政权和土耳其发表声明，表示它们打算进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仍处于围封状态的瓦罗沙市，并制造新的既成事实，继续限制联塞部队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此外，占领政权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组织了一次有土耳其副总统参加的会议，会上宣布将提出开放该被围封城市的路线图。另外还可回顾，土耳其副总统在本月再次公开表示，就算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也要着手开放瓦罗沙围封区。

我想强调指出，上述威胁一旦成为现实，会对恢复有意义谈判的前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我期望每个人都尊重 1979 年《高级别协议》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所界定的瓦罗沙特殊状况，避免采取可能对该市合法居民的返回权和产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动。

我还回顾，多年来，瓦罗沙一直被纳入希族塞人方面许多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议中，我要重申，我坚信，在不等待塞浦路斯问题其他方面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将瓦罗沙重新作为优先事项，会颠覆为夯实和平进程圆满成功的前景而开展的工作。

(c)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土耳其于 2020 年 4 月宣布，它将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部署“Yavuz”号钻探船，以非法从事碳氢化合物勘探性钻探。这将是土耳其在不到 12 个月的时间里第 6 次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进行非法钻探。此项活动将与土耳其自 2019 年 1 月以来在塞浦路斯海域连续进行的地震勘测平行开展。

此外，土耳其还导致塞浦路斯周边海域日益军事化，因为钻探和地震勘测船有大量军舰护航，且有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进行日常巡逻，而土耳其海军的军事演习也在增多。

塞浦路斯将继续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土耳其实施的行为咄咄逼人、轻率鲁莽，由此产生的后果不仅损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权利，而且威胁高度动荡的整个东地中海区域的稳定、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期待国际社会特别是联

联合国采取必要行动，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这一点上，我想重申，若要和平进程具备现实的成功前景，就应当在善意的氛围下加以推进，任何真正的谈判都不可能是在威胁、侵犯、恐吓的条件下进行。

关于塞浦路斯自然资源的开发问题，我要回顾，目前已有的意见共同点涵盖了问题的所有相关方面，包括塞浦路斯继续遵守《海洋法公约》和收入分配。为了缓解土族塞人的任何关切，相关方面建立了一个基于挪威模式的国家主权基金，以便管理今后从碳氢化合物勘探中获得的任何收入。这除其他外可确保严禁将任何收入用于偿还公共债务或政府将其用作获得贷款的抵押。

我还表示，我愿意定期向土族塞人领导人通报与碳氢化合物有关的事项，包括收入，当然前提是确定终止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的任何非法行动。

我还曾转达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意愿，即愿意研究根据人口比例为土族塞人设立碳氢化合物收入托管账户，前提是重新启动有意义的和平进程，塞浦路斯和土耳其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提出并得到欧盟肯定的建议缔结划界协定。根据《海洋法公约》缔结上述协定至关重要，也是唯一符合国际法的前进道路。

三. 过境点

本报告所述期间有一部分正赶上目前全球暴发 COVID-19 疫情，全球各国政府都被迫采取非常措施，保护公民的生命和健康。

本着这一思路，塞浦路斯共和国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发布的相关信息和指引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采取了预防性临时措施，保护公众健康。

这些预防性措施除其他外包括，停火线沿线四个依照欧盟第 866/2004 号条例运行的过境点(Ledra Street, Derynia, Astromeritis 和 Lefka)暂停运行，以便在五个仍然运行的过境点(Kato Pyrgos, Ayios Dhometios, Ledra Palace, Pergamos 和斯特罗维利亚)实行更彻底、更有效的卫生相关程序。

上述决定纯粹是从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角度出发、在政府职责范围内作出的。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被占领土上的“入境点”，因此实际上也无法采取措施，遏制来自高风险国家的疫情输入，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可经由土耳其进入被占领地区。

根据双边或国际协定，准许过境的人员有塞浦路斯人(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在政府控制区合法居留的人和受命在塞浦路斯境内承担外交职责的外国公民(包括联塞部队人员)，其中后一类人员则免除持有效期至少 4 天的 COVID-19 证书并隔离 14 天的要求。

应当强调的是，在实行这些临时措施期间，内政部长一直发放特别许可，经由联塞部队为所有人道主义个案提供便利。

令人遗憾的是，占领政权决定关闭所有过境点，进而全面对所有过境点施加限制。此外，它还禁止联塞部队人员和外国外交人员行动，严重制约了联塞部队执行任务的能力。与此同时，它也决定限制救护车通过 Limnitis 和 Astromertis 过境点，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尽管占领政权实施了上述恶意破坏行为，但是鉴于政府的疫情管控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积极成果，根据我们关于迅速重新开放早先暂停运行的四个过境点的政策，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总统在同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就抗击 COVID-19 疫情一事进行定期接触时，于 5 月 21 日向阿金基先生通报了政府经征求流行病学专家组意见后作出的决定，即从 2020 年 6 月 8 日起，面向特定类别的群体逐步解除因 COVID-19 疫情而对过境点运行采取的控制措施。

这些群体包括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控制区工作的土族塞人、在政府控制区教育机构就读的土族塞人学生、在政府控制区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护理的土族塞人患者、在被占领地区工作的皮拉杂居村土族塞人居民、在尼科西亚工作的皮尔戈斯村希族塞人、在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永久居住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以及被认定出于人道主义理由需要过境的任何其他个人。

在上述各点的基础上，我们与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达成了共同谅解，因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开始了相关准备工作，同时卫生技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就实际安排进行磋商。会议期间，委员会希族塞人成员拿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载有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令人遗憾的是，土族塞人成员未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回应。

更加令人失望的是，土族塞人社区的某些政治人物为谋求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故意破坏共和国总统和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阿金基先生之间达成的谅解，因此，对以上几类群体开放过境点一事未能按照设想在 6 月 8 日得到落实，只有少数土族塞人工人过境，他们决定留在政府控制区，以免当天下班返回被占领地区后要接受非法政权实行的 14 天隔离。

令人遗憾的是，在流行病学条件允许采取上述步骤、两族领导人业已达成所需谅解之际，某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作出决定，试图暗中打击土族塞人领导人，致使解禁前景黯淡。

此等动机明显有损任何可能有助于为两族创造更有利环境的行动。我们无需重申，土族塞人社区同一群政治人物的种种持续故意挑衅完全吻合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实行的众所周知的分裂政策。

四. 塞浦路斯共和国在疫情期间向土族塞人社区提供的支持。

医疗卫生相关事项

塞浦路斯共和国神经学和遗传学研究所主动提出为土族塞人进行 SARS-CoV-2 筛查检测，我们也主动提出为住在皮拉杂居村的 80 名土族塞人免费进行 SARS-CoV-2 筛查检测。这两项提议都被对方纯粹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拒绝了。

与此同时，应土族塞人领导人的相关请求，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向土族塞人方面免费提供了医疗防护设备和药物。土族塞人领导人因接受这些馈赠而遭到某些政治人物的批评，也正是在这一群人的操纵下，过境点才被关闭且无法重开。我们还表示，准备在稍后阶段提供更多医疗防护设备和药物。

此外，我们还在疫情期间继续：

- * 向在神经学和遗传学研究所接受治疗的土族塞人提供医疗用品，向已在和未在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登记的土族塞人提供医疗药物。
- * 协助预约在塞浦路斯银行肿瘤中心接受治疗的土族塞人患者过境进入政府控制区。
- * 照顾乘坐包机抵达拉纳卡并希望立即转往被占领地区的土族塞人的请求。

在扑灭野火方面提供的支持

塞浦路斯共和国曾两次在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穆斯塔法·阿金基先生向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提出相关要求后，立即提供援助，扑灭被占领地区燃起的野火。一次派出了一架消防机和一架直升机，另一次派出了三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

共和国的支持对成功控制并最终扑灭当时已经失控的大火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另外还有一次，共和国接到了援助请求，也准备提供必要的消防手段，但最后因对方不再需要支援而未提供。

塞浦路斯共和国随时准备在再次接到相关请求时，动用一切现有手段，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任何必要援助。

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控制区工作的土族塞人

由于疫情非常严重，1 500 多名土族塞人工人无法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控制区工作，他们因此而被列为劳动、福利和社会保险部停工计划的受益对象，可依托该计划获得相当于其月薪 60% 的特别福利金，剩余 40% 由雇主承担。

五. 技术委员会

为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达成解决方案的政治环境，我们还鼓励各技术委员会加快工作步伐，除其他外，以建设性方式进一步讨论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于 2019 年 2 月向土族塞人领导人提出的 21 项建立信任措施。与此同时，我们也进行了谈判人员层面的接触，思考如何根据当前需要作出调整，并确定可采取进一步举措的潜在领域。

我们一直支持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就此我要特别回顾，共和国总统与土族塞人领导人一道参加了三次重大活动——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举办的教师会议、文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艺术珍品和档案资料展览、卫生技术委员会在 COVID-19

疫情暴发前夕召开的会议，并借机重申我们积极支持和参与各委员会一直在做的工作。

我还要指出，这些向更广泛公众开放的活动取得了成功，突出展示了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使之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接受。在此之后，我任命了 12 名被认为是进一步加强委员会工作所需的新成员。可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 COVID-19 疫情暴发，他们无法立即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作出贡献。

自然而然，为抗击 COVID-19 疫情、保护民众而采取的措施影响到各技术委员会 3 月之后的活动。事实上，在最初几周，成员们只进行绝对必要的活动。当情况允许所有人再次接触时，他们受到鼓励重新打开沟通与合作渠道。也多亏斡旋团的协助，各委员会再次加快步伐，开始摸索采用新方法继续工作。

尤其应当提及的是，年轻人通过使用技术热情地参与其事。4 月，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主持召开了“文化遗产青年大使”远程会议；5 月，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主持在“设想”方案框架内，围绕 COVID-19 疫情之后的挑战，为教师举办了网络研讨会；这些举措值得赞扬和效仿。

其他技术委员会也一直在积极开展活动，例如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通过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关注 COVID-19 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事件增多的现象；经济和创业技术委员会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商会合作，协助开展“无接触交易”（根据某项计划可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从事的产品交易）。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卫生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实际上在疫情高峰期之前就一直待命值守并保持日常沟通，以便实时交流信息，有效回应持续收到的关于向土族塞人社区提供药物和医疗用品的请求，协助患者得到不间断的治疗。一旦情况允许，它还计划召开虚拟会议，为专家提供平台，就疫情处理和所吸取教训交流重要信息和意见。

还应回顾，为了增强各技术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权能，塞浦路斯共和国向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捐款 750 000 欧元，以支持在全岛开展更多遗址翻修和修复工程。事实上，从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5 月，全岛共有 8 项修复工程完成、13 项修复工程开工。

确实，目前的当务之急仍是创造条件，从而逐步恢复到 COVID-19 疫情暴发前的状态。为此，我们会继续鼓励和支持各技术委员会，使之能够作出大量重要的贡献。

六. 有效的直接军事接触机制。

之所以产生建立这一机制的想法，是因为需要探讨可采取什么措施，帮助解决土耳其占领军越来越多并极其令人担忧地在停火线沿线和以外各敏感地点实施破坏军事现状行为的问题，特别是 2019 年初以来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海域持续开展挑衅性非法活动、威胁开放在土耳其军事占领下的瓦罗沙围封区、土耳其占领政权对联塞部队设置其他障碍和限制的问题。

同样迫切的是，不要忽视土耳其在更广泛区域内发挥的总体上不可预测、有害稳定的作用，以及这一行为在当前关头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并认识到土耳其实施的上述侵权行为不会逆转，除非受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坚决、果断拒斥。就此，我想强调指出，联塞部队务必要采取更果断、更有效的立场，有效震慑土耳其占领军在缓冲区各处的挑衅行为。

在此背景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7 月第 2483 号决议发出呼吁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通过外交部长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致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提案，表示愿意讨论建立一个机制，让双方部队——国民警卫队与土耳其占领军——各自的指挥官，加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964 年 3 月 4 日第 186 号决议规定的联塞部队任务授权担任调解人的联塞部队指挥官，在军事层面上直接进行接触。

有鉴于此，我谨告知并保证，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目的尽早与联塞部队接触。

关于上述各点，我谨重申，主张在广泛问题上建立机制，同时广泛提及并呼吁双“方”合作，这样的想法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只会让工作偏离统一这个根本目标。此类想法，再加上复活与分离主义实体接触“不妨碍承认”这一完全不可接受的理念，只会促使现状正常化，进而导致塞浦路斯永久分裂。

它们还反映出一种倾向，就是背离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承诺，绕过具有根本意义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541(1984)和 550(1984)号决议，将塞浦路斯问题描绘成族群间的问题，而不是直指其核心本质，将其视为外国入侵和土耳其军事占领的国际问题。

这种做法也与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的使命相抵触，因为它有悖联合国安理会第 186(1964)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规定的联塞部队任务授权的实质，对恢复谈判一事毫无帮助。

附件二

土族塞人方面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20 年 1 月 30 日第 2506 号决议提供的最新情况通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第 2506 号决议中促请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向秘书长斡旋团提供书面最新情况通报，说明他们自决议通过以来为支持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支持第 5 和 6 段而采取的行动的 latest 情况，以期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作为两族领导人按照上述呼吁提供书面最新情况通报的这一具体时期，由于暴发 COVID-19 疫情，整个人类都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局面和极其艰巨的挑战。COVID-19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对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带来严重影响，并造成大量人口丧生。事实证明，这是对当今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全球化世界人民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相互关联的时代，目睹各国不得不从内部关闭边界并在全国内部实行封锁，以图遏制疫情并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不禁令人心生异样。由于人命交关，公共卫生自然而然地主导了人们身边各种组织的议程和运作，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土族塞人方面自 COVID-19 疫情暴发之初就一直尽职尽责地开展工作，以便努力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提高我们与希族塞人方面一道联合应对这一共同威胁的能力。我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病不分国界，两族需要在当前困难时期扩大对话与合作。为此，我在疫情暴发初期就采取主动行动，呼吁对方领导人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召集两族卫生技术委员会举行会议，共同应对新出现的危机。因此，2020 年 2 月 3 日，委员会在我们的领导下并在联合国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主持下举行第一次会议，“表示注意到双方已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指南采取包括筛查在内的所有必要预防措施”，并“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两族之间交流信息，并在认为必要时提供援助”。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继续呼吁加强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希族塞人方面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突然单方面决定关闭四个过境点之后，尽管岛内双方都没有报告任何 COVID-19 病例。我在 2020 年 3 月 5 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强调必须进行全岛协作，以推动双方采取共同措施，并表示愿意响应安全理事会 2020 年 1 月 30 日最新决议的呼吁进行协作，以减少现有的两族间接触障碍，强调有效沟通对减少风险和建立两族间信任的重要性。此外，我在 2020 年 3 月 28 日给秘书长的另一封信中再次强调指出，我承诺并愿意与希族塞人方面合作，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呼吁实现全球停火时正确指出的那样，共同关注“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战斗”，联合应对疫情暴发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为了应对 COVID-19 疫情给土族塞人方面卫生部门以及受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各部门造成的负担，我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写信给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行长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并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

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寻求技术和财政援助。2020年4月23日，我还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表示尽管土族塞人被迫实行隔离，但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不能免受COVID-19的影响，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并表示我们愿意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无需赘言，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这些接触，以促进实现土族塞人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从而防止双方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并支持联合国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

在此期间，我们作为两族领导人还在有需要时互通电话，卫生技术委员会也在必要时举行视频会议，以交流信息，逐案处理单个紧急事项。因此，得益于我们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对话，双方能够共同应对2020年5月17日北方多个地点爆发大规模森林火灾引发的环境灾难。应我的请求，除土耳其外，希族塞人方面也在阿纳斯塔西阿迪斯先生领导下立即提供帮助，派出一架灭火飞机和一架直升机，这在我们的漫长历史中是第一次。应我们的呼吁，希族塞人方面于2020年6月5日派出三架灭火飞机和一架直升机，再次给予合作与声援。

2020年5月21日，我与对方领导人再次通电话，就逐步取消过境点限制达成原则上的谅解。在这方面，我们经讨论认定，作为第一步，在希族塞人一方工作、学习和接受治疗的土族塞人，居住在皮拉的土族塞人工人以及永久居住在土族塞人一方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应获准过境，前提是这些人员能满足某些必要的条件和要求。我作为土族塞人方面的领导人，坚决支持采取分阶段和协调一致的办法，一旦流行病学情况允许，就全面解除过境点限制。卫生技术委员会成员也商定要保持密切接触，继续在两族之间交流应对COVID-19疫情的信息，探讨逐步解除过境点限制的想法。

总体而言，我真诚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在当前艰难时期做更多的工作，开展可持续的合作对话，共同抗疫，并规划和准备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放松因疫情而实行的限制。我认为，要在两族之间建立信任并提升达成全面解决方案的前景，双方就必须能够打破长期禁忌，开辟渠道，就环境保护和预防犯罪等对全岛具有重要意义各种事项开展有效合作，而不是仅仅在危急情况下和紧要关头被动回应请求，这也是安全理事会2020年1月30日最新决议呼吁采取的行动。

促进有效合作的直接接触机制

在上述各点的基础上，我要再次强调指出，土族塞人方面愿意发展和加强双方以及两族在所有方面的有效直接合作，以帮助缓解现状引发的实际问题，处理涉及全岛的各种事项。为此，土族塞人方面一直与联塞部队密切合作，把一项临时安排正式确定下来，以方便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通过已有的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移交另一方拟予提起刑事诉讼的第三国国民。土族塞人方面通过联塞部队的协助，针对在缓冲区内进行移交的方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谅解。一旦希族塞人方面同意，即可把这一方式正式确定下来，为共同努力处理刑事事项增添新的范例，并产生切实成果，对于此事而言，这个成果是指顺利、安全和秘密地移交有关个人。

土族塞人方面还一直与联塞部队合作，建立其他机制，包括军事层面机制，并一直就采用何种可行的方法帮助处理涉及全岛、影响岛内所有民众的事项发表

意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塞部队采取主动行动，提出一项关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层面直接接触机制的提案，供双方考虑。

此外，我认为双方早就应该就碳氢化合物问题进行有效接触和对话，力求建立一个合作和相互依存区，这也将有力地促进在塞浦路斯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在东地中海实现稳定与和平。在此背景下，我谨呼吁对方领导人重新考虑土族塞人方面 2019 年 7 月 13 日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我方提出这一建议同样是为了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呼吁，再次努力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缓和紧张关系。大家可能记得，土族塞人方面在其提案中主动提出，要在联合国和作为观察员的欧盟的协助下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规划、决定和落实今后的碳氢化合物活动，包括就该岛近海油气资源勘探和生产的收入分成比例达成协议。在不对已经发放的许可证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再发放许可证，也不授权在管辖权重叠海区内进行勘探和开采活动，以缓和该区域的紧张局势。时至今日，我仍然深信，这项仍然摆在桌面上的提案不仅可能触发双方之间的有效合作，而且也可能触发更广泛的有效合作，并在东地中海及其以外地区的竞争各方之间建立相互依存关系。

通过各技术委员会进行的接触与合作

我们土族塞人方面极为重视两族技术委员会的有效运作，因为设立这些委员会是为了促进双方之间的合作，加强两族之间的接触，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必须赋予各委员会更大的权能，以进一步促进两族以及双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尽管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同样因 COVID-19 疫情而受阻，但我不断敦促各委员会的土族塞人成员与对方成员接触，尽最大努力取得最好的成果，使两族能够满足彼此的需要，应对彼此的挑战。为此，双方的委员会成员继续保持接触，并根据疫情造成的实际情况调整工作。

除了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紧迫事项外，卫生技术委员会还继续就一个项目开展工作，该项目根据土族塞人方面的提案发起，目的是应对蚊子构成的威胁。委员会必须就这一事项进行有效合作，因为联合协作是在全岛范围内消除蚊子造成的风险的唯一途径。

2020 年 2 月 3 日，我们与对方领导人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共同召开两族卫生技术委员会会议。当天，我们还主持了一个展览的正式开幕式，展览内容包括双方在文化问题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于 2019 年 9 月 3 日在莱德拉宫交换的希族塞人艺术家画作和土族塞人艺术家音像记录。可以回顾，我为表示善意，转达了土族塞人方面的决定，即归还 1974 年以来一直由土族塞人方面保管的希族塞人艺术家画作。希族塞人领导人作出了类似回应，归还了塞浦路斯广播公司档案中土族塞人艺术家 1963 年以前的音像记录。此外，文化问题技术委员会还编制了一份画作和录音目录，并提交给双方领导人。我始终铭记，文化使人团结，因此很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的工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很好实现了这一目的。

环境技术委员会在疫情期间一直积极开展工作，继续定期举行在线会议，努力为塞浦路斯的所有环境利益攸关方建立一个沟通与协作网络。为此，委员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汇聚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在线平台，来自两族的环境专家将在这个平台上交流经验和信息，以确定主要的环境需要并共同采取行动。委员会还计划与来自两族的主要技术顾问和环境专家合作，就 6 个专题领域组织 12 次实地访问，以评估某些环境问题，编写实地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满足优先领域环境需要的行动计划和政策建议。这些专题领域分别是：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水资源管理、废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采矿和采石以及空气质量。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尽管发生 COVID-19 疫情，但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一直积极开展工作。我真诚地认为，应当进一步赋予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更大的权能，这对土族塞人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促进全岛的和平教育，为两族之间建立信任、走向和解打下基础。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文化问题技术委员会和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都是根据我的提案设立的，目的是加强两族在各项重要议题上的合作。因此，在两位领导人出席 2019 年 12 月 16 日在缓冲区举行的“变革型领导促进和平”活动期间，我有机会重点介绍了教育对在塞浦路斯培育和和平文化的价值。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成功完成了 2019-2020 学年的“设想”方案，该方案由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主持，由历史对话和研究协会与“合作之家”实施，并得到了德国联邦外交部和联塞部队的支持。该方案面向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学校，在 2019-2020 学年成功地把来自塞浦路斯各地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学校的 1 285 名学生和 162 名教师聚集在一起，以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由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困难，“设想”方案原定的教师培训活动不得不推迟到下一学年初进行。然而，2020 年 5 月 28 日，委员会与德国非政府组织 *Gesicht Zeigen!* 合作，成功举办一场名为“COVID-19 改变我们的世界——教育工作者如何应对？”的在线网络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双方的 34 名教师参会。

我谨重申，土族塞人方面致力于进一步深化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响应安全理事会历次决议的呼吁，落实委员会 2017 年联合报告所载建议，消除课本等学校教材中有碍和平的内容。

委员会还设想开展一个名为“Edu-bites”的新项目，在一个三语网站上发布在线教案，以 6 至 18 岁学生为对象，促进民主、人权、反种族主义教育、和平教育及可持续发展教育。该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8 月在网上提供第一批教育资源。我们土族塞人方面热切希望看到该项目取得进展，因为从现在开始面向儿童和青年开展和平文化教育，对有望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以及未来成立联邦都有重要意义。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同样因 COVID-19 疫情暴发而受到影响，该岛南北两侧的所有建筑工程都已停工。因此，委员会不得不停止在文化遗址的所有工作。然而，我高兴地强调指出，委员会已迅速适应了疫情造成的新常态，继续通过视频会议举行每周例会。2020 年 3 月和 4 月，委员会继续

筹备新的设计和招标工作，为两个公墓和阿波斯托洛斯安德烈亚斯修道院第二期保护工程启动新的招标。最后，委员会为 40 名将成为委员会青年代言人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遗产青年大使组织了一次在线宣讲会。

此外，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及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因为自 COVID-19 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地原已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家庭暴力问题进一步恶化。为此，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应土族塞人成员的呼吁，及时编写并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发布一份声明，介绍当前卫生危机对不同性别造成的影响，并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举行在线会议，讨论这一结构性问题。

其他技术委员会虽然不为公众所见，但同样在此期间继续开展工作，处理一些日常出现的问题。例如，电信和射频广播技术委员会处理了一个无线电干扰方面的问题。

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也一直保持接触，详细说明与失踪人员有关的一些问题。此外，该委员会还与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合作，制定了一个关于“网络欺凌”的重要联合教育项目。

在极端主义分子和领土收复主义分子近期对希族塞人一侧的清真寺(利马索尔的 Köprülü Hacı İbrahim Ağa 清真寺和拉纳卡的图兹拉清真寺)发动袭击之后，我认为所有技术委员会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活动，继续以最强有力的手段，更有力地应对这种针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共同历史和共有价值观的攻击，以促进容忍、多样性与和解，并通过为全岛居民实现稳定与和平，提升建立一个充分一体化统一岛屿的前景。

失踪人员委员会的活动

失踪人员委员会的活动也因 COVID-19 疫情而中断。2020 年 3 月 27 日之后，委员会成员恢复了每周一次的在线会议，调查小组则继续进行档案工作，确定可能的埋葬地点，以便在各两族小组恢复活动后进行挖掘。由于疫情暴发，各两族小组无法在实地开展工作，致使委员会其余的工作继续搁置。

解决方案方面的努力与下一步的行动

大家可以回顾，塞浦路斯问题会议于 2017 年 7 月在克隆-蒙大拿闭幕，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导致寻求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方案的努力陷入僵局。然而，在克隆-蒙大拿会议闭幕后的两年半期间，土族塞人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其一贯立场，主张寻求以联合国所提要素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坚持呼吁双方相互妥协，维护数十年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形成的联合国工作成果。

这一期间，尽管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的既定基础方面遇到种种挫折，联合达成的共同点方面也出现倒退，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持续参与，并任命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女士；我们在此后就工作范围进行了磋商，因为工作范围将是启动有意义谈判、进而在可预见未来达成解决方案的共识起点；最后，秘书长邀请与两位领导人举行三方非正式会议，最终使会议得以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

在柏林，我们作为两族领导人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评估了为达成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重申我们承诺并有决心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包括第 716(199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4 段的规定，达成在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制基础上的解决方案。我们承认这一次必须有所不同，并且出于紧迫感，我们还一致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面和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对两族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现状不可持续。我们再次申明恪守 2014 年 2 月 11 日《联合声明》、此前达成的共同点和 2017 年 6 月 30 日提出的六点框架，以期达成战略协议，为寻求全面解决方案铺平道路。因此，秘书长同意扩大努力，以尽快确定工作范围，以此作为启动分阶段、有意义和注重成果的谈判的共识起点，并承诺与两位领导人和保证国一道探讨在适当阶段召集举行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

柏林会议取得成果，消除了我们在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过程中时时感到的困惑，为今后设定一个结构合理、注重成果的进程开辟了前景。因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的最新决议中对我们在柏林的互动表示欢迎。按照安全理事会在这份决议中的呼吁，我谨重申，土族塞人方面致力于柏林会议的成果，并致力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可持续的全面解决方案，包括积极、紧迫地与秘书长和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女士接触。为此，土族塞人方面还一如既往地表示，我们愿意看到在时机成熟时由秘书长召集举行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